



邵盈午 著

苏曼殊新传

诗僧 画僧 革命僧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是民国真正的异类，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旷世逸才。他是集情僧、革命僧、诗僧、画僧于一身的名僧。

他杀人放火，放浪形骸。一有钱就上青楼，喝花酒，「偷尝天女唇中露」。

他从事革命，不遗余力。「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诗擅画，通晓日文、梵文、英文、法文。他在佛学问之深，登峰造极。」



东方出版社



邵盈午 著

苏曼殊新传

情僧 诗僧 画僧 革命僧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曼殊新传 / 邵盈午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4
(名人新传系列)

ISBN 978-7-5060-4665-7

I. ①苏… II. ①邵… III. ①苏曼殊 (1884~1918)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6636 号

苏曼殊新传

(SU MANSHU XINZHUAN)

邵盈午 著

责任编辑: 张 旭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4665-7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苏曼殊



苏曼殊儿时照



苏曼殊与友人（前左
为苏曼殊）



青年苏曼殊西服照



南社成员



苏曼殊自制《静女调箏图》明信片

折美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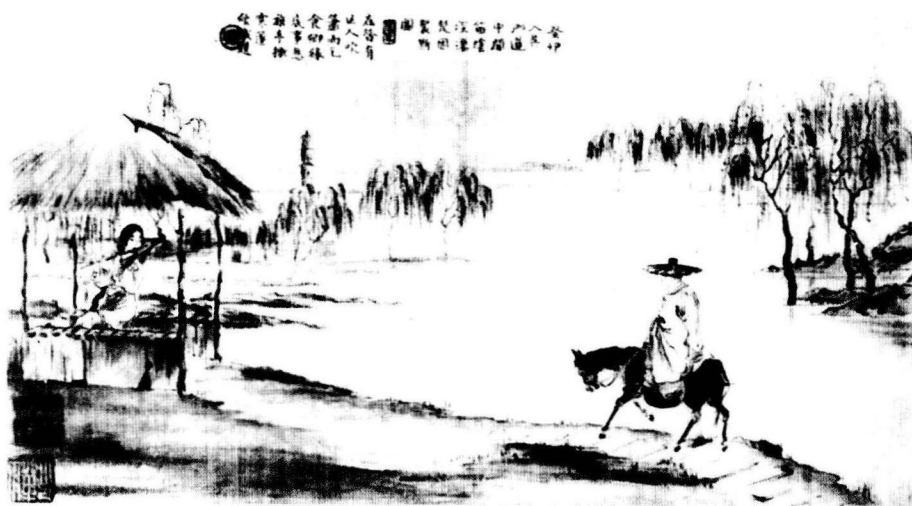
近時吾人求山求水者以多矣。宋接之
不暇聊煩諸兄代筆。四季回春
五左潤銀三十兩。去如暇時
主如前時之手。美已交待。世
其托謝致。以別不。言

曼殊手札

松華



苏曼殊画作（一）：白马投荒图



苏曼殊画作（二）：吴门道中闻笛图



苏曼殊画作（三）：莫愁湖图



苏曼殊画作（四）：汾堤吊梦图



苏曼殊画作（五）：雁荡观瀑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难言之恫话童年	1
一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	1
二 “啊，三郎，你还活着?!”	15
三 他无法接受一个杏子不在的世界	19
四 “以情求道，是以忧耳”	23
第二章 披发长歌览大荒	26
一 初露锋芒	26
二 “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处者也”	29
三 血，总是热的	34
四 “易水萧萧人去也!”	36
第三章 激奋与颓伤	39
一 “曼殊怎么失踪了?”	39
二 “国家有难，岂能坐视不管?”	49
三 依违于僧俗之间	57
四 “三郎啊，你准是被魔鬼缠住了!”	64
五 白马投荒第二人	72

第四章 亦僧亦俗两风流	84
一 行云流水一诗僧	84
二 歌吟，因缺乏聆听而死去	92
三 他要在名利以外的天空下行走	115
四 万没想到的事，毕竟在万没想到的时刻发生了！	117
第五章 独向遗编吊拜伦	131
一 “三郎！我的乖……乖外甥！”	131
二 “恨不相逢未剃时！”	133
三 “这一切难道是造物主使着性子刻意安排的吗？”	136
四 羁旅炎荒与“辟谷”印度	146
第六章 芒鞋破钵何人识	158
一 一时间成为众口腾誉的走红人物	158
二 三十岁的天真	169
三 好一个“革命和尚”！	179
第七章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184
一 “我早就想拜望中山先生！”	184
二 他真的陷入了生存的两难境地	192
三 “我现在就剩下一个赤条条的身子”	198
四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203
苏曼殊年谱	214
主要参考书目	229
后 记	231





第一章 难言之恫话童年

一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

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无可抵御的力，将这个“私生混血儿”攢入足以渗透血泪的惨酷境地。迨至更事后，这种“惨酷”仍深深楔入他所特有的那种自戕性的生命苦行中……

夜，深到无底。

月光，从布满雨意的层云后透出，迷蒙而凄清。

起风了，开始还是丝丝缕缕的，只闻叶片们喁喁的低语和栖鸟断续的惊鸣。不一会，狂风便从深渊一样的夜罅中吹起，繁枝的怒发纷披高扬，脱柯的树叶如精灵附身般恣意狂舞。随着一阵阵尖厉的警号，大地仅有的一点温暖已被刮向不可企及的远方。

雷声在厚厚的暗云后面滚动，闪电的犀利之剑，劈开了乌云沉闷的肉体；紧接着，一场滂沱大雨便倾盆而下……

此时，在横滨日本街的一间低矮的木屋里，仍有烛光摇曳，并不时地传出一个女人凄惨的呻吟声。透过雨帘，隐约可见女人们忙碌的身影。

“哇”地一声，又一个婴儿哭着来到了人间！

这第一声啼哭，对于母亲和孩子似乎都是急迫的，企盼已久的；尤其是对于经受了长期妊娠的忍耐和临盆时全身痉挛状态的母亲来说，只有这声啼

哭，才是阵痛后的慰藉，血污之中的希望。

可这位产妇，在听了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后，竟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她哭腹中的这个孩子，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她心里清楚，随着这个孩子的降生，会把本来潜隐着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推向悲剧的高潮。

事情还应从头叙起。

濒山临海的横滨，自清同治十年（1872）由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和东京连接起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烟辐辏、繁华富庶的大商埠。与此同时，大批具有冒险和牺牲精神的华人竞相踏入这片当年徐福采寻不死之药的“海中仙山”，从事商业活动。

在众多华侨中，有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的商人，频频出入于中华会馆，他就是本书传主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此人系广东香山，为承嗣父业，18岁即赴日经商，初营苏杭匹头，后被横滨万隆茶行的一家英商聘为买办。由于经营有方，家道殷富；又因他“秉性慈善”，慷慨好施，在地方上口碑甚佳。40岁时，他已娶三房妻妾，正室黄氏，大陈氏、小陈氏分别为妾，均无子。为继承宗祧，苏杰生又在日本就地娶了虽新寡素缟但温良姣美的河合仙为妾。

新婚后的苏杰生，依然一天到晚忙于生意应酬，陪客，喝酒，泡茶馆；还要为生意上的事，频频往来于中日之间。想到自己整个生命像个秋千似的在中国、日本之间飘来荡去，又想到自己虽已年逾不惑，妻妾盈侧，可迄今仍膝下无子，心中不免袭入一丝怅惘……

可就在这时，他的家中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她叫若子，是河合仙的妹妹。她原在乡下与父母同住，正在读高中，只因河合仙一天到晚独守空房，颇感寂寞，这才趁妹妹放假之机，函召她来作伴，以破家中岑寂。

若子是个待字闺中的清纯少女，她的妩媚与靓丽，宛如一枝红荷，夭夭灼灼地动人。自打苏杰生第一次与她的目光碰到一起，视线便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尽管他到目前为止，已娶了四房妻妾，但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激动与颤栗。他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不可抵御的柔美所溶化，就像春雪在暖阳之下融化一样。

一天，浴后的若子正在低头扫地，她胸前的那颗红痣恰被苏杰生发现了！

这一发现，自然使苏杰生想起了家乡所谓“胸有红痣，必生贵子”的说法。

从这以后，苏杰生便绞尽脑汁地设法博得若子的欢心。他今天为若子买件高等的裘皮上衣，明天又为她购置上好的化妆用品；没过多长时间，曾靠



姐姐河合仙养活的若子便与初来时判若两人，走在街上，总要使那些妒眼流梭的女人回头看上几眼。

一天，晚饭过后，苏杰生来到若子的房间，试探性地问：

“若子，姐夫对你可好？”

“那当然，”若子娇滴滴地说，“我长这么大，别说用，就连见也没见过这些东西呢。”说着，若子便抚弄着苏杰生刚刚为其购置的那条挂在脖子上的项链。

“若子啊，姐夫的心思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情窦初开的若子，望着风流倜傥的姐夫，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俗谚云：“烈女怕缠夫”，更何况若子只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少女，怎经得住苏杰生死乞白赖的纠缠。她脸色绯红，垂下头，心房突突直跳，半晌才微启樱唇，娇羞地说：

“姐夫，你不是已经有好几房了吗？”

“可是，我并不爱她们，我……我只爱你！”

这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一出口，苏杰生便疯也似地把若子紧紧抱在怀里，狂热地吻了她。

“姐夫，别……别！”

一开始，若子还有点羞羞答答，半推半搯，可渐渐地，她顺从了。

是夜，苏杰生终于“圆”了他“花烛双蕊”之梦。他彻底占有了若子。

不久，若子竟怀孕了！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河合仙的眼睛。应当说，日本妇女的温顺是远远超过一般国家妇女的。但家中出了这种事，作为姐姐，她觉得内疚；作为妻子，她感到怨愤。她多次想当着丈夫的面发泄心底的怨恨，可一想到自己与妹妹目前仍要靠丈夫养活，又强忍了下来。

随着若子产期的临近，苏杰生的思虑也愈来愈重。尤其是弟弟苏德生最近从老家来，带来了父亲的口信，不许他在日本纳妾，还为他带来一个小妾大陈氏，专门照料他的生活。一想到今后，苏杰生的心里便像一堆乱麻。

可若子就要临产了。

按日本习俗，生子需另择屋。无奈，苏杰生只好非其所愿地让河合仙与若子迁往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番地同住。

不久，孩子降生了。

而潜伏在这个复杂家庭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变得空前尖锐起来。——试想，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被苏家认领；母子俩不明不白地活着；河合仙对丈夫的怨恨已无以复加；更糟糕的是，在苏杰生的身旁，还有个与自己形影不



离的妾室大陈氏，一旦事情败露，苏家岂不要声名扫地？

短短个把月，苏杰生已整整瘦了一圈。

而若子，也因过度的忧伤而形容憔悴了，终日以泪洗面。

“姐，我……真不该让这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若子哭着说，“我这一步走错，害了咱们三个人！”

“别说傻话了。”河合仙劝慰道，“一切由姐姐担着，妹妹不必这样伤心。”

“姐姐，您说这孩子……”若子已无数次地重复了这一话题。

“妹妹，这事我已想好了。这孩子对苏家来说，可以说谎，就说是我生的，可咱爸妈那里，是瞒不过去的……”

若子一听，心里更加惴惴不安：“姐姐，依你看……”

“我看，咱们就把这事的实情告诉爸妈，不然的话，咱们以后的路，就全堵死了。再说，爸妈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说不定还会给咱们拿主意呢。”

姐姐的这番话，使若子的心宽慰了许多，但她还是有点顾忌，忐忑地说：

“姐姐嫁人，我生孩子，爸妈要是知道，我真担心会气坏了身子。”

“妹妹，不要想这么多了，就听姐姐的吧，啊？”

“嗯。”若子温顺地点了点头。

却说苏杰生这时最怕的，是与若子私通之事败露，故将襁褓中的曼殊，转交河合仙抚养。因此，曼殊生下来未足三月，若子便被迫给孩子断奶，强撑着虚弱之躯，遄归乡里。临行时，她抱着自己的亲骨肉，哭得像个泪人。

“别哭了。”河合仙从妹妹手中接过孩子，歉疚地说，“都怪姐姐没有把你保护好，这孩子，你就放心地交给姐姐吧，回去后，要多听爸妈的话，把这里的一切都忘掉吧，啊？”

“姐姐！”若子的声音哽咽悲嘶，她深深地向姐姐鞠了一躬，颤声说道，“就让这孩子永远称您‘亲妈’，他亲妈的事，就再也不要跟他提了……”

“妹，你就放心地去吧，姐姐依你就是了。”

若子的眼泪又涌上来了，一滴滴如断线之珠，顺着脸腮流了下来。俄顷，她猛然疯也似地扑在孩子面前，把滚烫的嘴唇紧贴在孩子的面颊上，连声泣道：

“孩子，妈……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啊！”

窗外，又下起了雨，淅淅沥沥，应和着若子那肝胆俱裂的哭声，竟扩散为一种浸透一切的孤独；这声音，似乎已成为她心中悲伤的节奏，似乎已注定要在她的生命深处嘀嗒一生。